

守望麦田

毕 侠

“娘，麦田的尽头是什么呢？”我望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，问母亲。

“那里是村庄啊。”母亲笑着回答我。

“不对，我分明看到麦田的尽头还是麦子啊。要不，为什么我怎么走都走不出那片麦田呢？”

七八岁时的我和父母一起在麦田里割麦子。午后的大太阳底下，我手里拎着镰刀，弓着腰，在麦田里干得很吃力，不一会儿，腰就痛得不行了，稚嫩的小脸被晒得通红，身上更是被麦芒扎得生疼生疼。我不时地抬起头，盯着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：“啥时候才能割到头啊？”一旁弯着腰、手里不停

的母亲一边割着麦子一边笑着对我说：“不要着急，你看别人家也都在割麦子，等到别人家割完的时候，咱家也就割完了。”

我并没有太听懂母亲的话，但也没有再说话，只在心里期盼着别人家能快点割完麦子，那样我就能到大树下歇会儿了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的劳动力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人。我帮不了什么忙，弟弟妹妹更小，母亲通常都要先照料好他们，再把家里的牲口都喂好后，才能去地里和父亲一起干活。母亲在我们村里算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很少睡觉，白天忙完家里，还要在晒场里忙活，晚上也要和父亲一起在地里割麦子，困了、累

了，他们就躺在麦秸上睡一会儿。早晨，我看到地里的麦子又被父母亲割掉了不少，心里总是很欢喜，因为我能看到麦子被割掉后的麦田尽头，那里好像真的是一片树木围绕着的村庄。

但我长大几岁后，第一次走出村庄去镇上读初中时，我穿过麦田，发现母亲说的好像哪里不对。你看，麦田的尽头是村庄，而村庄过去还是麦田啊。

直到大学毕业去了城市里，才发现，麦田的尽头其实是城市。但在城市里却看不到麦田，每天目之所及皆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层建筑。它们直冲云霄，遮住了我的视线。在城里生活了好多年后，我又常常感觉自己

就像那笼中鸟，似乎被困住了。我曾在无数个梦里，梦到自己重新飞回我熟悉的麦田、村庄，又拿着镰刀和母亲一起割麦子，梦到和母亲一起说笑、嬉戏。醒来的时候，泪水总是打湿枕巾。因为那些难忘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，岁月早把我慈爱的母亲带走了。

我的目光穿过那片麦田，首先看到的也并不是我的村庄，而是比麦田里的麦子高出一节的一个土丘，那是我的母亲——她可能太累了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。

这时候，我才彻底理解了母亲说的那句话：麦田的尽头真的是村庄，而且是我的村庄。

钓一船月光回家

马亚伟

唐朝有位叫德诚的高僧，出去钓鱼。可一直到深夜，他仍没有钓到一条鱼。坐着小船空手而归时，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夜晚清寂，河水寒凉，鱼儿没有上钩，不过这有什么要紧的，满载一船皎洁的月光而归，不也是很愉悦的吗？

这个故事，不禁让人会意一笑。我的脑海中出现一幅有趣的画面：高僧月夜垂钓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。他专注地等待江中的鱼儿上钩，可是直到夜色深沉之时还是一无所获，于是收拾东西回返。如果是一般人，那样的时刻肯定沮丧万分，觉得无功而返是一种失败。可高僧的高妙之处在于，他能够超越世俗意义上的得失困扰，以超脱豁达的态度对待这件事：谁说我一无所获，我钓了一船月光呢！

高僧能够化失意为诗意，这种反转能力是一种大智慧。

人生在世，本就无所谓得与失。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，失去的同时也在得到。如果他满载鱼儿回返，关注点肯定都在鱼儿那里，就会忽略了那么美好的月色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失去吗？没有收获鱼儿，但收获了满船月光。相比之下，这种收获可能更加丰厚。因为鱼代表的是物质收获，即刻便会消失。而月光代表的是精神收获，带给人的满足和幸福是持久的。精神的滋养，对一个人的益处是不可估量的。

我想象着，高僧回去的路上，月色朗朗，夜风荡漾，小船上清辉一片。有这样美好的月光相伴，他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，忍不住在滔滔江水之上放声一笑，随口吟出：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

钓胜于鱼，一直都是一种境界

和智慧。钓一船月光回家，多么诗意浪漫啊！

我想起邻居唐姐，去年她在一处空地上种了黄瓜、豆角，把一处荒僻之所打造成生机盎然的小菜园。我经常看到她在园子里忙碌。有一次她说：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我这园子里虽然采不到什么，在这儿也见不到南山，可我侍弄这些绿苗苗的心情也是这样悠然自得的。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，夏天的一场冰雹把唐姐的小菜园砸了个稀巴烂。偌大一片园子，颗粒无收。本以为唐姐会失落丧气，谁知见到她的时候，她仍旧笑呵呵地说：没事，虽然没收获冬瓜俩枣，但我收获了快乐，侍弄这片园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。

化失意为诗意，唐姐也是一个善于钓一船月光回家的人。
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垂钓者。每个人都在垂钓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人想钓到财富，有人想钓到名誉，有人想钓到地位。在这样的欲念驱使之下，钓不到便会失望沮丧，甚至还会气急败坏，怨天尤人，于是人的情绪在得与失之间起起落落，很难达到平衡和谐，人生也因此充满了烦恼痛苦，永远享受不到生活的诗意之美。如果能像高僧那样，淡化得失之心，把握生命的诗意，就能活出一份开阔的意境。

钓一船月光回家，其实并非多么高不可攀的境界，并非高僧专属，我们这些像唐姐一样的平凡人也可以做到。菜园里没收获蔬菜但收获了快乐，没有收获果实但收获了花朵，没有收获花朵但收获了青苗，生活总会馈赠我们一份礼物，就看你是不能够发现而已。心中有月光，生活便有月光；心中有诗意，生活便有诗意。

清凉的夜晚，浩荡的江水，隐约的波光，皎洁的月色，钓一船月光回家，人生处处有盎然的诗意……

■生活琐忆

清心薄荷粥

沈顺英

薄荷，味辛，性凉，喜湿，多生长在靠近水域的阴凉处。喜欢薄荷的这一种苍绿，可以平息人心底的风波，去除燥热；喜欢那种淡淡，若有若无的清香，绵长久远。

后院，薄荷挨挨挤挤，如绿色的云一样蔓开。春天，它往上蹿，不几日，便薄薄地蔓了一大片，繁茂，碧绿清透。摘一片，放进嘴里尝尝，满口清凉，紫色的碎花不起眼，素净，无华，可谓低调而与世无争。

薄荷优雅安静地长在那里，浓绿，幽密。任凉风呼啦啦掠过，由鸟儿叽喳喳碎语，它依然按着自己的秩序生长着。绿叶两两相对，边缘锯齿井然地排着，淡紫的小花开在暮色里，香气薄凉如水。

薄荷的香味，宛若一个女子怀抱琵琶，风韵一下便流出来。薄荷香渗透的，如江边的新湿的沙滩，踏一脚就印得出水来。每每我用食指和拇指并拢，掐下薄荷嫩叶，指间常残留薄荷清雅的香，闻着舒心，似乎天地清朗。

薄荷丛生，优雅安静，浓绿幽密。叶片脉络清晰。采几片薄荷叶，洗净冲茶，茶香氤氲。也可到河边折一茎荷叶，晒干后烹茶。手摇蒲扇，斜躺藤椅，看叶片沉浮，随意荡漾，慢品细嗅，浮躁消遁。喝一口薄荷粥，最是暖心熨帖。慢慢感觉心静了，喧嚣尘事远了，清浅流年，这清香的薄荷粥便是简单的幸福。

■诗词漫步

归隐的河流

呼庆法

季节的河流在冬天里归隐在草木的凋零中
河床寂寞的安静了下来
干涸地裸露出没有生机的躯体

在接近河床原本空旷的村庄却开始陆陆续续热闹了起来
村庄里不在只是留守老人沧桑的叹息
也不再只是留守儿童无助的孤独
村庄开始涌动出青春的活力

开始有了娶媳妇的喧闹和杀猪喝酒过年的气息
村庄的上空飘荡着团聚的暖意
一切都是村庄曾经该有的样子

河床的落寞就是村庄的快乐
但河床知道
这样的快乐很是短暂
当春天的雨滴慢慢地涨出自己的欢乐
村庄就又在生活的负荷里恢复它留守的孤单



前天，妻子从老家带来一把蒲扇，香蒲编的，圆形，非常精致。看到它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蒲扇轻摇的时光。那时的农村，还没有空调和电扇，唯有这简单实用的蒲扇是度夏的必备品，伴着家家户户摇落了炎炎夏日，摇走了悠悠岁月。

对于蒲扇的印象，应该是在6岁左右的光景。那时我还没有上学，就和村里几个同龄孩子在一块玩，可我们小孩总喜爱凑热闹，每次村里开群众大会，我们总是跑到会场寻找父母的身影。打谷场上坐着上千人，都头戴草帽、斗笠等五颜六色的遮阳工具，身材矮小的我们在这么多的人群中，怎么能够分辨得出谁是父亲，哪是母亲？别急，望眼欲穿的我们自有办法，那他们手中摇动蒲扇就是最好的参照物！——因为我家的蒲扇都是母亲自己编的，其最大的亮点就是蒲扇边沿用蓝布条缝的花边，蒲扇左上角绣有很好看的蝴蝶。因此站在人群中用双目四下一扫，父母参会的身影很快就可尽收眼帘，沿着人行道直奔到父母身边。这时母亲会把

天擦黑的时候，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家里电灯线路出现故障，灯不亮了，父亲要我去看看哪里出了问题。七十岁的父亲语气急躁，我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往家赶。

走在马路上，小城的灯光依次亮了起来，驱散黑暗的阴惑。想到父母在昏黑的屋里什么也没做了，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打开房门，屋里的气氛沉闷。父亲在黑暗的客厅里来回走着，母亲在沙发的一角呆坐。对楼的灯光闪进来，室内明暗交错，心情般不定。我的到来是照进他们心里的亮光，父亲母亲焦急的情绪缓解不少。

打开手电，检查一遍电表盒，原来是跳闸了。我把家里的插座以及电灯开关细致地查看一番，确保安全后，推上电闸开关。再开灯时，屋里顿时亮堂起来。父亲看着雪白的灯光，脸上乐开了花“还是有灯光好啊，屋里白亮亮的，心也跟着宽敞。”他像个孩子似的欢快。老小孩老小孩，一点不假。母亲也跟着欢喜，念起有灯光的好。久居小城，他们已习惯夜晚灯火通明的环境，一时停电，弄得他们手足无措。此时我们聊天的话题离不开这灯光，旧

■一种怀念

蒲扇摇曳旧时光

金 美

我揽到怀里，手摇蒲扇，给我扇风，父亲也会递给我一个装开水的瓶子，让我喝点凉开水。此刻，我才发现人们手中摇动的各式蒲扇，是那么的好看，那么的美！

“吃了端午粽，扇子才能用。”每到端午时节，母亲会坐在院子的柳树下，编织蒲扇。母亲选择编蒲扇的材料要求可高呢，必须是自己亲自到荡里挑选的蒲草。晾晒时还不能遭雨，这样的蒲草青绿，有光泽，编制的扇子也好看，扇风时，还带有蒲草的清香。遭过雨的蒲草发黄，有斑点，用这样的蒲草编制的扇子，色沉，扇风时，还有一点霉味。晒干的蒲草整齐地摆放在矮凳的旁边，母亲静静地端坐其上，十指开始灵巧而又曼妙地扭动起来，几根长长的蒲草随

着那无声的旋律而上下翻腾，不一会儿，青绿光泽的蒲扇底子就编好了，随后一圈圈地蒲草从母亲手中向外延伸，很快一个完整圆形的扇面就在母亲手中成形了。扇面正反看不出任何结巴，流畅如一首诗，精美似一幅画，十分好看；接着用刀把竹片上端劈开，将扇面夹于其中并留出手柄，这样，一把蒲扇就制作成功了。此时，母亲会用碎的布条给扇子边沿缝上美丽的花边，又在蒲扇左或右上角用彩色丝线绣上荷花。蒲扇拿在手中，轻轻一摇，凉风习习，好不惬意。

人们都说济公的蒲扇是神奇的，但我们手中的蒲扇也很神奇，蒲扇可扇风纳凉，烈日行走把它举过头顶做伞遮阳。蒲扇在大人手中还能当风箱

灯火可亲

陈 裕

事过往也一脑筋地端出来。我家本在乡村生活，苦日子没少挨。父母在乡村时种地、建蔬菜大棚、卖糖葫芦，凡此种种的打拼，付出的辛劳自不必说，唯有收入不见增多。那时我家的生活对我来说，如乡村夜晚般，全都是黑漆漆的记忆。

夜幕降临，村庄罩在黑暗里，只有家家户户昏暗的灯光，还留有喘息。远处，点点灯火闪烁，偶尔犬吠，划破乡村夜空的寂静。我对黑暗的恐惧便在那时滋生，一到夜晚，连家门都不敢迈进一步。而家的灯光驱散黑夜的畏惧，是在我初三晚自习回家的时候。

初中第三个年头，学习任务加重，临近中考，学校打算上晚自习。为了学业，怕黑的我不得不咬牙坚持。晚上放学，和我同村的同学就是我的救命稻草，我和他寸步不离。

黑夜弥漫，我俩走在空寂的马路上，为了打消我的恐惧，同学和我边走边说着话。我们说着白天里学校发生的事，老师的严厉，学生的搞笑，不知不觉间，村子近在眼前。那段日子，同学的热情相助在黑夜夜里透着光明，我也逐渐适应在黑暗中行走。我想如果没有他的陪伴，我都不知道怎样面对晚自习后漆黑的回家之路。

走到村口，他家在南，我家在北。这时，一道手电光由远及近，父亲熟悉的声音传来，他估算我放学的时间，前来接我。那道手电筒的光在漆黑的夜里闪亮，也照进我的心坎里。

这样的夜晚无数，我的青春也就这样顶着黑暗，借着灯光，一步一步潜行。后来，我家为讨生计，搬进小城，父母付出的辛苦更多，披星戴月的日子也更多。每一次夜晚来临时，

城市灯火阑珊，而我家还在路上奔波。不过，有了乡村黑暗环境的磨炼，再苦再累的日子都成了铺垫。生活总要翻山越岭，宛如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”一样，苦尽甘来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渐渐地，我家走出困境，从刚来小城的两手空空，到买房安家的温饱，幸福的日子明亮发鲜。

父母老了，他们心里念念不忘乡村过往。谈起旧时，曾经停电点蜡烛的日子，也勾起我无限的回想。夜晚的灯光在他们心里有如生活的希望，再怎么昏暗也能照亮即将到来的明天。

其实，父母就是我一生中的灯火，有他们的呵护，我在成长的路上才会持有一片光芒。如今，他们老了，我会用自己的全部守护他们，如灯火一样温暖他们的余年。